

寫作直到世界終結：貝列西寫在動盪時期的詩

文 洛楓

「繼續寫作直到世界終結！」這是阿根廷國寶級詩人迪亞娜·貝列西（Diana Bellessi）跟我說的話。2023年11月貝列西應邀出席「香港國際詩歌之夜」，我跟鄭政恆和萍凡人一起在中環大館跟她對談，一起讀她的詩，現場還有藝術表演。時隔半年，我仍在讀她的詩，時間、人事與地域的距離構成美感與省思，在字裏行間看著詩人走過政治動盪年代的身影，一直在想「阿根廷」與「香港」有沒有命運相連的地方（看得王家衛的《春光乍洩》太多）！隔著煙塵的日子，一些朦朧的視野悠然清晰了，在個人傷感與時代錯置之間逝者如斯，唯有文字可以抓住，抓住甚麼呢？大概是一個寫詩的女子在地球另一端的生命經歷，透過語言（及翻譯）傳遞給這個不相關的我。假如倒轉了地球、或倒流了時間，我們可否從頭相遇？在「詩」的花園裏！這大概是事隔八個月後我仍然念茲在茲寫下這篇詩論的因由吧！

一、擺盪於暈眩與回歸的兩極

1946年出生於阿根廷的貝列西是意大利移民後代，小時候幻想去非洲歷險，長大後喜愛到處旅行，曾橫跨南北美洲。留居紐約的時候，一邊在工廠打工，一邊自習英語，同時靠一本字典閱讀和翻譯美國女詩人作品。1975年回歸阿根廷之後，經歷軍政獨裁的極權統治（The Dirty War），1984年應

邀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監獄為囚犯開辦寫作坊，同時開始出版個人詩集和翻譯；除了寫詩，作為女同性戀者的貝列西，也積極參與社會和性別平權運動。¹過去五十年她出版數以十本個人詩集，但英譯本不多，只有薄薄一冊的 *To Love a Women*，以及跟美國詩人 Ursula K. Le Guin 合著的 *The Twins, The Dreams* 雙語詩文集，中國大陸為了「國際詩歌節」的活動，出版了她的中譯詩集《離岸的花園》，算是補上一塊缺口！除了翻閱她的詩，我也在網上看了2017年拍攝、關於她的文學記錄片《秘密花園》（*The Secret Garden*），在非常流麗、詩意的鏡頭下，細聽貝列西以西班牙語讀詩（配上英語字幕），發現她的聲音非常獨特，既溫婉又堅定，有一種連綿的起伏，猶如她的詩中常常織就的二重矛盾修辭格，而經歷極權政治的她，曾目睹有人死去、有人消失，她的柔韌明證了勇氣和希望！我從文字轉入影像，再走到詩歌節的現實接觸，尋找能夠給予我城寫詩和讀詩的人那些奇異的光芒！

《秘密花園》記載了貝列西的生命故事與寫作觀，寫作、旅行、政治和愛是生命裏最重要的激情。她以溫柔的旁白直接跟讀者言說，說當你不再愛這個世界的時候，它會變得扁平單一，當你開始書寫，它便會擁有多元的面向，故事中藏著故事，生命才會豐盛起來，但當中不會只有快樂，同時也包含讓人看到世界美麗的哀傷，而這哀傷猶如鋒利的刀刃，給你一個深淵，然後書寫。她又說寫作讓她

1 有關貝列西的生平，可以參考 Maria Difrancesco 的文獻。



獲得拯救和免於迷失，免於被擊落成四散流轉的碎片而無所依附；寫作令她不斷擺盪於暈眩與回歸（vertigo and return）的兩極中，不停被推向遠方、再被帶領回來。我們也處身時代的暈眩中，現實在急速變化地旋轉，在來不及認知新的形勢下總又立即被拋擲到不斷擴張的裂縫裏，在生命的碎片中迷失。貝列西說能夠穩住這種暈眩與擺盪的狀態，可以是自己的親人如丈夫、妻子和孩子，也可以是寫作的動力，那是一種推拉的力度，推出去可以歷險和體驗，拉回來可以細說故事，然後構成寫作的痕跡——這是時代越混亂越需要文學的因由，尤其是糾纏在外力的漩渦中，寫作可以立成一支標杆，測量自我跟世界的關係！

二、以詩記錄家族的離散歷史

在暈眩與回歸的擺動中，貝列西的詩刻鑄了四個維度：家族歷史、靜默書寫、女性力量和時間意識。家族歷史從血緣的故事牽引政治的經歷，她在

《秘密花園》中說：當一個人懂得發問，其他人便會知道他擁有歷史！小時候她用發問的方式，從父親的敘述裏獲知家族歷史的碎片，然後她以詩記錄自己的家庭，彷彿歷史的鬼魂或幽靈，那是一個命名和講述故事的過程，否則一切都會化作塵土；儘管她能夠抓取的只是非常微小的部份，但微小依然有光，能夠像星星那樣長久地照耀天空，直到宇宙消亡的那天。很喜歡貝列西這個「微小但有光」的借喻，一個人的一個家庭，在歷史的長河裏或許微不足道，但那些真實而血肉的經驗卻是築起長河堤岸的材料，同時印證歷史的另類面貌，即所謂「小歷史」與「小敘述」，「小」只在於渺小的個體相對於龐大的集體，但格局可以很宏大，像貝列西的長詩〈碎片之後〉（After the Fragment）。

〈碎片之後〉是一首獻給父母、祖父母和先祖的長篇敘事詩，通過家族長輩說的故事，夾雜許多地域的名字、動物與植物的描繪，織就他們流徙的生活和歷史，沒有偉大的家世或顯赫的功勳，只有源於意大利小村莊的一把故事（just a handful of

stories)，隨祖父母的死亡與記憶消失。由於〈碎片之後〉沒有直接從西班牙文而來的中譯本，這裏也無法通過英譯再進行二次翻譯，只好「轉譯」一些讓我觸動的詩句，例如貝列西說先祖沒有軍人、醫生或詩人，但有手風琴演奏者和農民結他手的朋友，在橫越未知土地的命運裏，付出遺忘與窮困的代價，在蝗蟲與旱災的年期、也在謊言的時代，由 Aunt Asunta 講述的寓言，寄寓他們怎樣逃離暴君的屠殺與極權統治，怎樣在荒土耕作和種植，開拓生命的延續；而且 Aunt Asunta 的故事充滿古老的咒罵與奇跡，相連於汗水、公義和作業，以塵埃收集廚房與馬房的聲音，而這些塵埃與文字會被孩子接收，成為血緣的碎片與階級的繼承。當家族經歷和平抗爭與生老病死之後，貝列西成長於潮濕的南美大平原上，學習混雜的語言，聽取四周流轉的故事——詩人說這些家族歷史猶如心裏的秘密，重大得無法跟別人言說，只能通過寫詩來表述，而她每次想起童年時候父母生活在極權之下的境況，依然覺得憤慨，最後她組合這些碎片故事，寫出了這首長詩，用詩的語言記錄了幾代人的離散歷史。

三、寫給無法說話的人

跟家族歷史扣連的命題是靜默書寫。1975 年貝列西從遊歷的生涯回歸阿根廷，未幾國家被軍政府獨裁者統治，超過三萬人失蹤，數以千計的無辜者被嚴刑拷打或永久逐出家園，她避居三角洲上的小木屋，直到 1982 年軍政府倒台後才逐步發表作品，包括長篇組詩〈獻給無法說話的人〉（Tribute of the Mute / The Tribute of the One Who Cannot Speak），那是她經歷了長時期靜默、無法書寫之後發出的聲音（Boix, 7-8）。那年頭她不停目睹屍體、無數的失蹤者和被禁止發聲的人，為了克服被消失的恐懼，她轉向關注細小而脆弱的生命體，用寫出來的力量支撐自己走出沉默的勇氣！她在〈詩歌是文學裏的「黑腦殼」〉的訪談中指出：「詩歌要求開敞，要求拋棄羞恥，人們在哪裏思想那些不敢高聲公開道出的事物，詩歌就在哪裏安身。抒情的自我充滿勇氣，敢於在詩歌中說出作者難以在公共空間言說的話語（127）。」又說：「殘暴的獨裁政權倒台以後，有很長一段時間，敘事文學都處於癱瘓之中。但詩歌卻毫髮無損……因為詩歌沒有

甚麼好失去（132-133）。」這兩番說話展示了詩在亂世的力量，首先，無法公開言說的東西都可以寄寓或隱藏詩中，「詩」作為書寫的形態，像抒情的聲音，以私密形式裝載了公共話語；其次，相對於較受大眾歡迎的小說（即貝列西說的敘事文學），詩向來都是不受重視和關注的文類，即使寫了也不一定有人去讀，因此沒有甚麼東西可以失去，同時也可以在不受注視的目光下自由書寫。

〈獻給無法說話的人〉以季節「秋」、「冬」、「春」、「夏」的次序排列，配上結尾的章節「狩獵情景」。詩中大量描繪大自然的獵殺畫面，有蝙蝠盤旋的黑影、被蜘蛛虎視眈眈的蜜蜂、鳥的斷肢、樹的哭泣與燃燒、被石頭投擲而碎屍的小鳥等等；詩人甚至寫出垂死的蜜蜂，如何從軀幹、腹部到眼窩逐步被蜘蛛蠶食的過程，或鳥的肢體斷裂後，流出的血怎樣染紅河水。貝列西借自然界殘酷的景觀暗喻極權統治的境況，悲慟與哀鳴只能藏在心中，處身斧劈和刀刺的時代，植物被風雪與龐大的物種肆意剝削、搶奪、毆打和強暴，最後粉身碎骨、死無全屍，但仍然有不怕死的鳥在一行一行的死者之間獨自歌唱，在深沉死寂的夜晚，樹枝輕落，聲音像雪崩那樣蔓延開去，詩人像加入大自然的歌詠隊那樣尋求發聲，猶如在火焰裏拍翼的飛蛾，在獵食者持續殺戮的天地與歲月中不休止地歌唱！〈獻給無法說話的人〉為無聲者而寫，誕生於被滅聲的危機，卻以「詩」的吶喊破土而出，「書寫」能夠將她從擔憂與驚恐中拯救出來（save you from the fear and the horror），也為被扭曲的歷史留下見證。

四、將女同情慾織入大自然的系譜

貝列西的女性力量表現在她的女同戀身份上，出櫃，走上街頭參與同志運動，編輯雜誌連結和培養新的女性作者，倡議性別平權和反對種族歧視，一直都是她數十年來身體力行的事情，而寫給女人的詩，像 1988 年出版以「情色」命名的詩集《埃洛伊卡》（*Eroica*），或長詩〈去愛一個女人〉（To Love a Woman）等，開拓了充滿感官意識的女性情慾版圖。英譯者萊奧·博伊斯（Leo Boix）指出，作為阿根廷 LGBTQ+ 和詩歌的教母（the godmother of LGBTQ+ poetry in Argentina），貝列西的影響橫跨 1980、1990、2000 等三個世代，而且超越國界，

她的詩具有讓人目眩而屏息的力量、精純的觀察力，注重日常生活的細節和美感，哪怕書寫一條河、一個划船者、一個女性愛人、一幅畫，以及花園裏的植物和鳥類，都能構築形而上學的層次或象徵指涉的框架（8-9）。就以〈去愛一個女人〉為例，詩中以日月星雲、花鳥蟲魚、山海潮汐和神話典故書寫和比喻女體，身體的描述從局部開始逐漸放大，盛載洶湧澎湃的愛慾，像在海中捲伏的軀體、帶著薄荷香氣的嘴巴在頸項游移、搖動的耳環在夢裏叮噹作響等，意象的鋪排瑰麗多姿，想像的氣魄宏大，妳中有我、我中有妳的女體交纏纏綿浪漫。此外，詩人又說去愛一個女人就是初戀的記憶，也是被城市驅逐後的母女聯盟，即使世界燃燒殆盡，唯愛可以抓緊雙手。詩中顯露的情色畫面，是兩個女人肉體的交歡，一面張開身體、挖掘情愫，一面鑽入思想的深處，同時刻鑄靈魂！在貝列西非常迂迴起伏的抒情語調下，將女同情慾織入大自然的系譜，自然而來、也在自然中完成極致的交融。

除了「女同志」的抗爭身份，作為一個「女人」的存在，貝列西也常常強調這種性別命運帶來的力量，尤其是一生跌宕於不同時期的政治風暴，她比誰都看得清楚，所以才會說「在那些關鍵時刻，抵抗的都是女人（弗列拉，133）。」她舉「五月廣場的母親」為例，由祖母到外祖母們，一代一代的聚結，「遠比見到的男人更多」，顯示了一種屬於女人的堅持、固執與柔韌，不輕易放棄的可持續耐力。所謂「五月廣場的母親」，源於軍政府獨裁統治期間導致數萬人的失蹤，1977年一群失去兒女的母親開始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總統府的廣場上聚集，由於當時一切遊行集會都是犯法和禁止的，於是她們扎著白色頭巾，只繞著廣場散步；這些女人當中有妻子、母親和外祖母，她們找遍各處的警察局和監獄都無法找到失蹤的親人，而提交的請願信又沒有回覆，所以只能默默在廣場上行走，行走了三十年²——這就是貝列西提及的女性力量！她的短詩〈愛〉有這樣的字句：「如果生命倚仗記憶，／創造就是遺忘的癡狂之舉。／在黑暗的走廊裏／我看見你歌唱的模樣。」一群女人的堅毅與創造，在黯黑的政治鐵幕下，詩仍在歌唱，並且還原和保存被獨裁者毀滅的記憶、歷史和生命！

五、昨日比今天更現在的時間意識

人總不能避免蒼老，當年華逝去之後，如何從今天的我遙看昔日的自己？這是貝列西詩作最後的命題：時間意識。隨著生命的成長與蛻變，踏入晚年的貝列西寫了許多沉思時間和死亡的詩，她說二十歲和六十歲對「時間」的感覺會截然不同，年輕時候會更重視每一個瞬間，對瞬間的讚美也貫串了她的創作，但她從來不去修改或訂正年輕時寫下的詩，因為這樣做便會背叛了詩中從前那個自己，她特別強調：「如今的我可能知道一些從前的我不知道的事，但從前的我也知道一些如今我不知道的事情（弗列拉，125）。」在《秘密花園》的影片中，貝列西說自己年輕的時候嚮往革命的理想，總極力想摧毀一切看不過眼的事情，即使沒有實際行動，但仍溢滿激情，那是一個充滿憤怒的青蔥歲月。在另一個訪問〈貝列西談《花園》再版〉中，她也指出當自己七十二歲的時候，「比起生，更靠近死」！綜合這些自述，看得出貝列西對生、死和時間擁有非常自覺的思考，同時也省思過去每個不同階段的自己，到底如何走到今天的模樣，但她沒有懷舊或哀悼，沒有懷舊光輝歲月或哀悼青春流逝，相反的，她勇於接受每個時期的自我面貌，同時站在遠距離思辨在不同時間滾軸上的自我形態。

〈小蝴蝶〉（Little Butterflies）是一首帶有魔幻想像的短詩，貝列西借用蝴蝶生死的意象切入時空的流轉，建立她對生命時間的省思。她從具體的情景出發，先寫出泥濘的街道和路過的灑水車、被殺蟲劑毀滅後滿地的蝴蝶屍骸等景觀，再轉入抽象的時間意識：

我記得泥濘的街道
和路過的灑水車
下午離開時留下
黃色翅膀的地毯
吸著水的……
當那麼多的時候是如此美麗
使用殺蟲劑之前
只會留下一些
黃色和橙色的

2 相關的歷史和分析，可以參考吳強的文章〈看見的力量：阿根廷「五月廣場母親」三十年抗爭縮影〉。

成對飛行並且
他們讓我想起昨天
比現在更現在
直至明天或直到某個
他們重臨的時候並且未來
成為過去式時
我再次成為女孩，現在
在我七十多歲的時候³

詩人寫蝴蝶被撲殺後只有少量倖存的依然在空中飛舞，這使她想起了昨日，而昨日比今天更現在，直到將來重新到來、並且成為過去的時候，七十歲的她便會在瞬間變回一個小女孩——這些句子充滿詭辯和矛盾，首先，蝴蝶是在人為毀滅中的倖存者，象徵了生關死劫；其次，殺蟲劑作為武器，既來自文明與科學的禍害，也指向隨意掠奪生命的權力；其三，倖存下來的生命體自身帶著歷史，連結過去、現在與將來的時空；而時間並沒有停止，今天或將來很快便會成為過去。於是，在這種逝者不息之中，垂垂老矣的詩人張望過去，剎那返回孩童的時期，因為作為主體的「她」是連結三重時空的中介者，她從過去走入現時、再走向將來。在這個過程上，現時不斷變成過去、將來不斷變成現時，反過來看，現時曾經是將來、過去由現時組成，所以她才能往返這些時空結構中，從七十歲的位置回溯小女孩的階段！英譯本的詩句更能顯示這重重吊詭的時間意識：

that remind me of yesterday
more present than the present
until tomorrow or until some
time when they return and the future
becomes the past when
I am a girl again, now
in my seventies

貝列西在訪問中曾經指出，「時間」是握不住的，人只能「處在時間無法止遏的狂奔中」，但在再現一些事物的時候，「時間確實會凍結」，是「將時間凍結在它的美或恐怖之中的幻覺（弗列拉，

124)」。對貝列西來說，「詩」是能夠握住和凍結時間的東西，她借用「蝴蝶」的意象承載「時間」的存在，然後穿越生命的過去、現在與將來，在現實中人會老去，在詩中人可以返老還童！英譯者博伊斯分析〈小蝴蝶〉的時候也說，面對人為的滅絕災害，這首詩記錄了詩人在薩瓦拉（Zavalla）追蹤蝴蝶的童年記憶（9），「蝴蝶」是連結三重時空的中介者，也是凝固時間的事物，構成記憶的憑藉。

結語

過去凝結在現時，回想在「香港國際詩歌之夜」跟貝列西讀詩與對談的聚會，彷彿仍在昨天！當時我讀出她的詩〈愛〉，也讀了自己的作品〈愛在異托邦〉，觀眾掌聲完結後，她再特意一個人用力拍掌，然後再給我一個非常燦爛的笑容，開場便是暖場！對談環節也充滿歡愉與驚奇，例如聽到我的自我介紹說「I am a human being」，老詩人像孩童那樣樂不可支，用西班牙語跟即時傳譯回應後，還不忘拍拍我的肩膊用英語說：「生而為你你很幸運！」接著我簡述喜歡〈小蝴蝶〉的句子，她問我喜歡這首詩的原因是它很有中國風還是關於時間的命題？我說是後者，因為我不知道將來自己有沒有詩中所說的七十歲經歷，她立即用英語說：「一定有，一定有，我說有就有！」彷彿她是命運的魔法師！最後我問她「當時代碎裂、家庭崩解，世界沒有美好起來，寫作好像變得很無能為力，妳如何克服這些困境？」她便說：「繼續寫作直到世界終結！」我感慨地說：「世界正在毀滅，我正在等待！」她又非常惋惜的再拍拍我的肩背像是一種安慰：「too bad, it's a pity!」貝列西大抵是一個滿有童真和幽默本性的人，有一點愛玩，對事物很率真。我請她在英譯詩集 *To Love a Woman* 上面簽名，她額外畫上三個心心！因為有她，一些原本沉重的議題也變得輕省了，或許這是在阿根廷經歷種種流離、幻變與創傷下，仍然堅毅生活下來和持續寫詩的方式！

當我書寫貝列西的時候，總將她的笑顏置放於香港的夜景中，她遠在阿根廷的經歷，透過詩的語言立體呈現和分享著這個城市的共感。正如她說：

3 感謝司徒珊從西班牙原文翻譯的中文版本，而為了保存這首沒有公開發表的譯本，在這裏全文引用。

「生命的美妙就在於總會失敗，總會失去。你愛的人會死，還有比這更大的挫敗嗎？但與此同時，生命的高貴和美麗也正在於此。詩歌想要和瞬間合而為一，但卻每每落空，因為它總是『後來』。你必須打破單純的存在狀態，經歷一些甚麼，才能將經歷落於筆端……對一個更公正的世界的追求失敗了，但你每天醒來，仍會要求另一個可能的世界（弗列拉，128）。」無論人和城市，這些年我們經歷許多失敗，也失去許多東西，但不被重視的詩仍在破敗的環境中發出聲音，一些聲音或許會被壓抑或禁止，一些聲音卻依然具有穿透時代的力量，「寫作」是一個行動、也是一種信念，那些失敗的經歷滋養了詩的形成，只要每天醒來仍然懷有追求美好世界的希望，便會繼續寫作直到世界終結！ ▣

引用書目

- Bellessi, Diana. Leo Boix trans. *To Love a Woman*. London: Poetry Translation Centre, 2022.
- Bellessi, Diana and Ursula K. Le Guin. *The Twins, The Dream*. Texas: Arte Público Press, 1996.
- Bellessi, Diana. "After the Fragment."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athy Eisenhower from the Documentary *The Secret Garden*. Asistentes Virtuales. <https://www.poesi.as/dbe85010uk.htm>. Accessed 28 June 2024
- Bellessi, Diana. "Little Butterflies." Leo Boix trans. *To Love a Woman*. London: Poetry Translation Centre, 2022. 55.
- Bellessi, Diana. Ursula K. Le Guin trans. "The Tribute of the One Who Cannot Speak." *The Twins, The Dream*. Texas: Arte Público Press, 1996. 103–123.
- Boix, Leo. "Introduction." *To Love a Woman*. London: Poetry Translation Centre, 2002. 7–9.
- DiFrancesco, Maria. "Diana Bellessi." *Latin American Women Writers: An Encyclopedia*. https://books.google.com.hk/books?id=AyzGBQAAQBAJ&pg=PT96&lpg=PT96&dq=diana+bellessi+maria+Difrancesco&source=bl&ots=DKaRpi9FsI&sig=ACfU3U3_7-IOLD-J9zFv36Mq7rUrwGE4XUA&chl=zh-TW&sa=X&ved=2ahUKEwjz8IzO18GHAXU0k1Y-BHZ-yFQgQ6AF6BAgaEAM#v=onepage&q=diana%20bellessi%20maria%20Difrancesco&cf=false, accessed 27 October 2023.
- The Secret Garden*. Directors Cristián Costantini, Diego Panich and Claudia Prado. Zona Audiovisual, 2017. 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D-Q3rpiBCu9k>, accessed 27 October 2023.
- 吳強：〈看見的力量：阿根廷「五月廣場母親」三十年抗爭縮影〉，《端傳媒》，2016年7月8日，<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160708-international-Argentina-mothers>，2024年7月26日瀏覽。
- 迪亞娜·貝列西著、龔若晴與黃韻頤譯：《離岸的花園》，上海：上海文藝出版社，2023年。
- 迪亞娜·貝列西著、司徒珊譯：〈小蝴蝶〉，沒有發表。
- 西爾維納·弗列拉採訪、龔若晴與黃韻頤譯：〈詩歌是文學裏的「黑腦殼」〉，《離岸的花園》，上海：上海文藝出版社，2023年，頁121–133。
- 葆拉·希梅內斯·埃斯帕尼亞：〈貝列西訪談：貝列西談《花園》再版〉，香港國際詩歌節臉書，2023年11月24日，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story.php/?story_fbid=720337396791886&id=100064468971455，2024年7月26日瀏覽。

美國詩人丹妮絲·麗華杜芙（Denise Levertov）初探

文 鄭政恆

丹妮絲·麗華杜芙（Denise Levertov，又譯萊維托夫、萊維托芙、萊弗托芙、萊弗托夫，1923–1997）是當代美國重要詩人，她生於英國，母親是北威爾斯人，而父親是俄羅斯猶太人，曾任教萊比錫大學，移居英國後，皈依基督教成為英國聖公會牧師。麗華杜芙自幼在家接受教育，二次大戰期間，她在倫敦擔任平民護士。戰後，麗華杜芙出版了第一本詩集《雙重意象》（*The Double Image*），1947年嫁給美國作家米切爾古德曼（Mitchell Goodman），並隨之移居美國。

麗華杜芙受到威廉斯（William Carlos Williams）的影響，又由於古德曼與克里利（Robert Creeley）是同學，麗華杜芙和黑山派詩人（Black Mountain poets）有許多交流，麗華杜芙在美國出版的第一本詩集《此時此地》（*Here and Now*）展現了新的轉變。總的來說，她的詩作平實易懂，五六十年代的早年詩歌比較生活化，代表詩集有《長在我們腦後的眼睛》（*With Eyes at the Back of Our Heads*）、《雅各的梯子》（*The Jacob's Ladder*）、《噢嘗嘗看》（*O Taste and See*）。六七十年代的中期詩歌在生活化以外也政治化，代表詩集有《悲傷之舞》（*The Sorrow Dance*）、《塵埃的逃逸》（*The Freeing of the Dust*）和《森林裏的生活》（*Life in the Forest*）。八九十年代的後期詩歌，由於麗華杜芙皈依天主教而多寫宗教題材，代表詩集有《溪流與藍寶石：宗教題材詩選》（*The Stream & the Sapphire: Selected Poems on Religious Themes*）。我手邊的麗華杜芙詩選，由克里利作序，利思（Paul A.

Lacey）編選。利思在編後記提出了上述的三個階段。

華人世界方面，李英豪、陳實、鄭敏、趙毅衡、倪志娟、梅申友等都中譯過零星的麗華杜芙詩作，數量不多。1964年1月出版的《創世紀》第19期，李英豪以筆名冰川翻譯了「美國詩人丹妮絲麗華杜芙詩抄」，收錄三首五十年代詩歌：〈手〉（*The Hands*）、〈穿過的路〉（*The Way Through*）、〈汽車路〉（*Merritt Parkway*），其後《陳實卷》、鄭敏《美國當代詩選》以及趙毅衡《美國現代詩選》，都收錄她的詩作，但數量始終有限。網上有一篇文章〈麗華杜芙應該更著名〉（*Denise Levertov Should Be More Famous*），似乎對於華文世界，更為適切。

麗華杜芙的〈令人高興的東西〉（*Pleasures*）收於《長在我們腦後的眼睛》，帶有威廉斯的明顯影響，詩中寫墨魚骨頭、馬米果（*mamey*）、草莖，都是生活中的一般事物，詩人直白地道出感受，沒有微言大義，勝在率真自然：「我喜愛包含乳汁的草莖，／裹著粗糙的葉子／而在細長的笛子上／有嫩黃的閃光，從上面長出牽牛花，／在酷熱的早晨，開一片藍色，開一片清涼」（趙毅衡譯）。

《雅各的梯子》中，麗華杜芙1960年刊登的〈英格蘭埃塞克斯郡西部的地圖〉（*A Map of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County of Essex in England*），詩人回憶了在英國的昔日生活，由許多小片段組成，埃塞克斯郡是詩人的出生地，全詩非常散文化，也很具體：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的會

